

湖海人豪高鐵君

胡耐安

正是桃紅柳綠時候，陡的想起那年在「黃山」之下的一個小村落裏，一間建築在丘陵上的竹籬茅舍中，一位頹長身材高大個子的老人，和我促膝談「心」，實在是作吐露衷曲的心談，絕不是客套辭醉式的聊天，談民生疾苦，談官吏貪污，談世道人心，最後談到「匪禍」和「民情」，結果「楚囚相對」一聲長太息的浩嘆收場。那時正是對日抗戰後期，安徽的南部是在一切「特殊化」之下，當然這得數說到匪共「新四軍」的披猖與逃竄，葉挺就是在距黃山不及百里的一個小村鎮被擒的，殘匪佈滿于皖南的各個山區，加以政治上的缺陷，譬如在皖南的三個行政專員，就有兩個是投向毛共的歹徒，鄧昊明和程中一，他們擺出政府官吏的面目，專事破壞政府威信的勾當，也就是專幹為匪作伥的勾當。老百姓在如此官吏的影響下，人民對局勢的難以了解，也自然是意料中的事。因因果果，便格外增加我們這位

身在江湖心存魏闕的「傷心人」也者之流的戒慎恐懼。老人家精神煥發滔滔不絕的大發其愛時救世的偉論，從日方中天談到日已西斜，直待小牛兒來請爺爺和客人喫飯，方才罷休，但在勸酒請菜之際，仍然還是話不絕口，此情此景，真個還恍惚若在眼前。可是這位老人却在時局艱危匪勢燎原後陷身魔窟，終于給匪魔殺害。

老人者，合肥高壽恆是也。他別號鐵君，為賢者諱，為尊者諱，他的鄉人稱以「三爺」而不冠以姓，他的友好尊以「鐵老」而不呼以名。他的老家就是曾國藩和陳玉成（四眼狗）鏖戰處的三河鎮。我曾經在那裏一個農家避過一小時以上的雨，和那家主人談起高鐵老，那家主人聽我說和高鐵老相識，他高興得了不得，他指指右邊三五十家遠的一排房屋，說那就是三爺的老家所在。定要留我吃晚飯，而且頂好在他那裏下榻留宿，那裏離三河鎮的市鎮還有三里路，我苦苦的婉

辭相謝，他仍然煮了幾枚雞蛋出來，等我在雨霽後上路時，他還送了我一大段路，想見鄉人對於此老愛戴之深。

抗戰勝利後，我曾過蕪湖去看他，他有一所絕不輪奐的名之曰「疏園」的公館在蕪湖近郊。這時他以「蕪湖榮譽公民」的姿態，備受當地人士的愛戴，替當地人排難解紛，有時代老百姓向政府說幾句話。他是清朝的秀才，入民國後，歷任繁劇的縣缺，在蕪湖那一行政區，當過「行政督察專員」，由于他那「廉」而且「介」的清操，卸任之後，當地老百姓不容他走開，他可是清風兩袖，在蕪湖的「疏園」公館，還是當地的友好們幫忙送他的，從而他也就在蕪湖住將下來，後來也就在全蕪湖人的愛戴下，全體一致的推選他充當省議員。他對於省政府的獻替，他對於民瘼的呼號，真個是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而且他更有那不畏強暴的勇氣和痼疾在念的心腸，實在

的他在官時不愧是民之父母，當議員時不愧是民之喉舌。

鐵老工書，直追其鄉賢包慎伯（世臣）幾可亂真，文宗桐城，詩更超脫凡俗，可惜我此次孑身南行，未能攜帶他寄與我的一些詩札。三十九年冬，我在香港，曾于友人處讀其「弔楊幹才」一章和「感時」一章，都是五律，約略記憶裏，錄之如次，或許容有小誤？

弔楊幹才將軍

金樽檀板會，回首黯銷魂，草草春三月，悠悠人九原，雲荒白日墮，潮落大江喧，一死自明志，英名山共存。

感時

明月歌楊柳，華燈舞柘枝，盈盈同命縵，怯怯定情辭，強力三更夜，支君一笑時，纏綿送懷抱，生恐誤佳期。

楊幹才是在守衛蕪湖戰役裏成仁的第二十軍軍長，鐵老爲人是疾惡如仇和愛才若命的，對於忠義之士，尤其敬禮有加。據說楊軍長的遺骸，就是由鐵老出面收殮，而且還爲楊軍長開了一個極盡悲壯的追悼會，其時共軍初入蕪湖，不敢對鐵老有何不利，反而還故作虛假地來討取鐵老的歡心，所以楊幹才軍長的追悼會裏，公然還有毛方的代表致祭。鐵老在追悼會裏，慷慨激昂的于楊軍長的成仁取義贊美不置，頓時給投靠毛幫的小丑如朱子帆、程中一、操竹友、黃夢飛輩一個強烈的刺激，從而也就潛伏下鐵老日後被害的禍

根，傳說鐵老被害時，是經過「公審」的場面，亦即由朱程輩主持串演的。

感時一章，據說是鐵老當毛澤東和史慶雲訂「史毛協定」時有感而發，字裏行間洋溢乎哀而且怨的情調，而今讀來，還是猶有餘忿遺憾，真不愧是一首詩人之詩。鐵老晚年境遇，不甚稱心，他那獨子竟先他而逝，遺下寡媳和二孫，排遣淒涼身世的歲月。抗戰期間，他逃脫了日本浪人的翻絆，在「屯溪」住了好幾年，直待抗戰勝利，他方回歸蕪湖。蕪湖不祇是南安徽（皖南）的唯一一大埠，而且可以說是全安徽的第一個大商埠，是國內著名的米市場之一，清朝末年，日本人就在蕪湖特強關了一塊「租界」。行駛長江的大輪船，在蕪湖都有碼頭或躉船，江南鐵路修建後，蕪湖對外的水陸交通更形便利，商業蒸蒸日上，從而社會環境也就一天「複雜」一天。

高鐵老在蕪湖任專員時，蕪湖的市面上充滿太平景象，雞鳴狗盜之徒，不是改邪歸正的做好人，就是遠走高飛的到外地開碼頭，有人問一個「箇中人」箇中究竟，那人說他們不是怕高鐵老捉他們坐牢，實在是不忍給他老人家煩心。在這幾句話裏，想見鐵老的「人望」和「人緣」，真個以他那種急公好義的精神和清廉不苟的作風，當然會人心翕服衆望所歸，因此他閉居在家後，他那疏園，仍然是門庭若市，地方事祇要鐵老出面，不拘鉅細，片言立決，他在蕪湖人的心目中，着實是不祇敬愛兩個字所可形容。高鐵老也會和我談過他原屬「遊俠列傳」中的人物；我便笑贈他「湖海人豪」四字；不過他談到上海那干「

白相人」行徑起家的黃金榮、杜月笙輩，却顯現着不屑齒及的態度。同時，他對幫會，並沒甚鄙視或利用；他說幫會原屬由于「民族大義」所醞釀而成的一種愛國保族（反清復明）的祕密社會組織。

豆乾（俗稱香干即豆腐干）是蕪湖的名物，有香干、臭干兩種，還有以火腿夾心的，想起抗戰勝利後一年，我應那時充當安徽學院院長程演生先生的邀請，每兩星期到蕪湖去一次，每次必去疏園，也就是每次一定要叨擾鐵老一頓飯，同時更要帶一包豆干回到上海給孩子們解饑，無疑那是鐵老的破鈔，因爲他說祇有某某地方的某一家的好，不先時預定是買不到，問他那個地名和那個店號，他又笑嘻嘻說那不能告訴我。所以他計算着那一天是我該去的日子，加幾樣好菜而外，還要買幾筒（每筒十塊）豆干，這樣延續了一個學期之久。後來我既不去蕪湖，也就不再見到鐵老，不過却時有詩札往還。

鐵老的遭遇殺害，那是鐵定不移的，他和匪幫的那些傢伙蕪湖同器，加上他那豪邁的性情，當然還有他那泰山北斗般的人望，聽說他是在暮春三月江南草長的季候裏被害。想象我時常過留的疏園景物，那庭前的幾株夭桃，那門外的幾株垂楊，也許是紅未褪綠正豔的時候？老主人既已慘遭匪魔的毒手，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，小牛兒和他的寡母，不知作何情狀？鐵幕高張，問訊不得，園林無恙嗎？桃柳仍在嗎？不免又想像到那年已七十五、六高齡的老人，他被難時的慘象，真個是心肝摧裂的不忍去想像了。